

心中那片深海

■谢克强

散文诗

心灵流淌的真挚情感

1 河岸，斧削刀劈。崖下，汉江的头颅而来，又奔腾而去……这是汉江的一个渡口，一端连着绳一样的山路，一头系着路一样纤纤的缆绳。握别的手松了，系桩的缆绳解开了，你回头瞥一眼站在渡口的我，一步跳上了渡船。

岸在晃动。三月的阳光雕塑着老艄公古铜色的脸膛。只见他用水淋漓的竹篙拨正船头，躬身，船便向江心驶去。我痴望着驶向对岸的船，那载着你走向海洋、走向蓝天的船，也把我的思念送向遥远……

蓦地，我理解了望夫石的缄默。海风，带着大海的粗犷，轻轻撩起你水兵的飘带；远处，几只梦一样洁白的海鸥在浪尖上嬉戏；

你站在甲板上，晶亮的眼里闪射渴望，凝视着蔚蓝色的大海深处……

还记得那一只小船吗？当我捧着你的照片，便想起那一只小船。

那是怎样的一只小船啊！那天，我和你放学回家，手拉着手走着、跑着。突然，峡谷里吹来一阵微风，惊动溪畔一棵枫树，一片落叶飘飘忽忽，飘落在这山涧的小溪里。小溪里有了一只红色的小舟。你望着红色的小舟，眼睛闪亮，忙从书包里掏出几张彩色的糖纸，折了一只彩色的船。

彩色的小船追逐着红色的小舟，在潺潺流淌的溪水里前进，你那么兴奋地看着你的船儿在溪水里流动。你说，你的船在航行，你要把你的船送到大海去。你说，你的船很小，只载得起一颗稚嫩的心。

也许，是那小小的船，在你幼小的的心里，萌生了对海的向往和对理想的思念……

窗外，风雨喧嚣的夜一次又一次袭来，吹灭我的灯火。啊，一个好巴山夜雨！划亮火柴，屋里又亮起一豆灯火，我忙用备完的教案掩映灯火。如豆的灯火，映着我在铺开的信纸上，

胡乱地写着你的名字，一笔一画，刻着我的心思；胡乱的心思和美丽的幻影叠在一起……

写着，写着，我捧起你的名字，轻轻地，就像窗外的夜雨滴落我的窗沿，轻轻呼唤你的名字；于是，我寂寞的夜空，因你的名字而灿烂。你知道吗？我少女的心如花的蓓蕾就要开放；你的名字啊，你的名字就是蓓蕾企盼的雨露，怒放的花儿拥抱自由的阳光……

我把这张彩色的小照寄你。你看身见后小学山坡上那片灿若云霞的桃花吗？看见了桃花，也许会想起那支歌，那支《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不过，我倒想借那流光溢彩的桃花辉映我微笑的青春。

谁生命的蓓蕾不想在美中美中绽放呢？不！你说，绚丽的花会凋谢，青春的笑容也会凋谢，只有那一颗流蜜溢情的心永远不老！

读着你的来信，我深深地感谢你，那样深深理解一个少女的心。

我有一位知心朋友，她便是从山洞漂来又绕过我窗口的会唱歌的小溪。

有时，朝霞镀亮我的微笑，我探出头来，总爱对她倾诉透明的心声，她便在我甜美的微笑里，漾起温柔的惆怅。我孤独地倚坐窗口，总爱对她诉说迷离的忧伤。她应着我伤心的泪滴，奏起凄婉的琴弦，缠绵绵绵，吟一支幽怨、哀婉而宁静的相思曲……

年年月月，朝朝暮暮。“叮叮咚咚”流淌的，是她琴一样优美的歌声。

也许知道你在大海，她才那么执着地吟唱，向前流去，流向大海，流向你大海般的胸怀。

6 海上没有邮局，你说。摇晃在吊床上的思念，欲寄无处，你攒了一个又一个星期的思念，差不多要把吊床压沉。

一片白云从你的军舰旁掠过，向海的那岸飘去。你在甲板上深情地笑了，向白云招了招手，托飘动的白云给我捎去一片玉色的离情，一片玉色的思念……

山里也没有邮局。你问我的相思呀，我的相思是一条会游动的小鱼，悄悄，悄悄，它从渴望的小溪，悄悄向你的大海游去。

告诉你，它想见见世面，经经风浪哩！有朝一日，我的小鱼会游回来的，

它会给我带回大海的秘密……

7 夜，恬静的山村之夜，一片寂寞。寂寞的夜里，不甘寂寞的，是我那一颗充盈着青春的心。于是，孤独的灯火，伴我走进一本书里。

这是一部执着追求与默默献身交织的故事，你读过吗？这部题为《山村女教师》的书。

是的，每一个人都是一部书。一阵风从窗隙里袭来，吹熄了我的油灯，浓重的黑暗也伴着冷风袭来，囚禁我孤独的心。

我划亮火柴，匆匆点亮油灯。灯火又笑了，这光的精灵啊，竟以一豆火光驱逐着沉沉黑暗，映亮你透射出英气的照片。我动情地痴望着你，你也笑了，诱人的笑在我的心中漾起一层层甜蜜的涟漪……

孤独中，我感到你的抚慰。

8 掩映昏黄的灯火，一阵不可言状的喜悦轻舔着温柔的胸脯；我的爱，除了鸿雁传递的信中，便在扑朔迷离的梦里。

你来了，带着大海的爱，爱得那样热烈，爱得那样粗犷，又爱得那样深沉。你用你那握过舵轮的水兵的手，轻柔地抚弄着我的鬓发，又伏在我耳边，低低地浅诉着相思；蓦地，你猛地一把拥抱着我，风扫落叶一般地狂吻……

我醒了，在黑暗的惊恐中，闪烁欢乐又含着痛苦的眼泪茫然四顾，急急寻觅着你。披衣起身，临窗眺望湛蓝湛蓝的夜空，只见闪烁的星河里星光灿烂。瞧，那颗站在星河岸边的星，亮着晶亮晶亮的眼睛，似在窥视我心中的秘密……

9 我想，不知此时此刻，我是否也走进你的梦里？是的，这是一支普普通通的竹笛，是从我们学校山后那片竹林里砍来的紫竹，然后情锁意嵌，几经雕琢，做成这支金色的竹笛。

山里的少女，有自己表达爱情的方式。这不，我把这支竹笛放在床头，当黎明时的云雀穿过重重夜空，月夜的夜莺寻觅蔷薇的芬芳而歌唱时，我便为它们伴奏，吹响你离开我时我特意为你吟唱的那一支歌，六个笛眼忘情地喷吐，吐不尽我的心事……

如今，我把这支吹奏过我心事的竹笛寄你，笛子会从我唇上偷去甜美，渗进你的歌里。当孤寂的新月在茫茫的海面徘徊时，请你依在船舷，伴着海浪，用这支故乡的竹笛吹奏一曲吧，吹奏你离开我时我为你吟唱的那一支歌。

孤独的新月便不会寂寞了，它会吮吸笛声的甘醇，在美的音韵里，醉倒在大海幽深的梦中……

从苍茫的大海深处归来，你带回一只小小的海螺。你说：送你一支海螺，便是把一个大海送给你了。

真是！这斑斓的、诱人的海螺，瞧它美丽的花纹里，雕下涛痕、刻着浪迹，凝着大海的情思……

啊，我珍重地捧着大海的精灵，又虔诚地把它贴在心房。我仿佛听见那雄浑、粗犷、激越的涛声，海的情感在我的胸中涌动。

11 浪，缓缓与港岸推拥嬉戏。穿过你，我珍重地捧着大海的精灵，又虔诚地把它贴在心房。我仿佛听见那雄浑、粗犷、激越的涛声，海的情感在我的胸中涌动。

风，轻轻与风旗絮絮细语。浪，缓缓与港岸推拥嬉戏。穿过你，我珍重地捧着大海的精灵，又虔诚地把它贴在心房。我仿佛听见那雄浑、粗犷、激越的涛声，海的情感在我的胸中涌动。

风，轻轻与风旗絮絮细语。浪，缓缓与港岸推拥嬉戏。穿过你，我珍重地捧着大海的精灵，又虔诚地把它贴在心房。我仿佛听见那雄浑、粗犷、激越的涛声，海的情感在我的胸中涌动。

你感到我爱的热烈吗？生命的船是属于风浪的，水兵之歌是属于风浪起伏的大海的。你听到黎明的召唤吗？

12 在为着爱，愿你永远伫立船头，升起力的风帆，向着波涛翻滚、风烟万里的大海远航……

你要走了，送你，我又站在渡口的岸边，站成一棵相思树——凝望远去的船，凝望着远去的流水。

流水，流走了时光，流不走的是根须深深扎进土里的相思，营养着立在渡口生机勃勃的相思树。

悠悠，远天落下一片流云，挂在我摇着青翠的叶子上。当我伸出颤抖的手去轻轻捧起时，一看，是你从遥远的海天寄来的一封信；风，又撩起一片片绿叶；一片片绿叶在风的抚慰里呢喃细语，那是只有你听得懂的话语啊！

啊，年轻的水兵，你还记得那棵树吗？在你故乡渡口的岸边，伫立着一棵执着而多情的相思树！

山顶上的雨

■刘方泽

感念

升华，情感的诗与远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幸运地跟着一个作家团，去重庆的西秀黔彭采风。到达西秀黔彭，才知道在交通不便的年代，在这里生活特别是行走，有多么不容易。我们从重庆坐车到西阳的龚滩古镇，在两岸青山夹峙的一条墨绿色江流里，早有一艘船在等待我们。那条江叫乌江，就是我们在课本上读到过的红军突破乌江的那条江。

我第一次见识西秀黔彭的山，它们一片片、一座座，有时是一堆堆，沿着乌江两岸逶迤排开。水绕着山，山傍着水，山与水唇齿相依。浸在水里的山，是千篇一律的青灰色岩石。我认得那是山的基石、山的底座，支撑着队列涌来的山峦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最有特色的是这些山的山顶，它们不是尖的，而是平的，像空中草原。乘坐中巴车沿绿树掩映的乡村公路跃上山顶，眼前顿时开阔起来。原来山顶别有洞天，有村庄，有田野，还有云朵般散落在树丛中的牛羊。村庄里生活着勤劳勇敢的苗家人和土家人。坐在村口晒太阳的老人，头像大鸟窝那般被裹在黑颜色的布帕里。

因为山顶上存不住水，很久很久以前，生活在这里的苗家人和土家人，只能靠天吃饭。遇上大旱，苞谷苗被烈日晒死了，他们就以狩猎和采摘野果、野菜度日。后来，政府派专家到他们世代居住的山顶测风测雨、测水测土，然后欣喜地得出结论，这里平均海拔1800米，早晚云雾缭绕，特别适合种经济作

物。没过多久，山窝窝里建起青瓦白墙的基地。经济作物创造的价值，比苞谷等农作物不知高了多少倍，这使苗家人和土家人的收入一夜之间翻了数番。如今苗家人和土家人的村庄，不仅家家户户有电灯电话、电视电脑，而且村村通了公路，家家住上了小洋楼。

这天下午，我们正在山顶的一棵大树下听农民企业家讲合作种经济作物的故事，电话里传来消息，说一片积雨云路过种植区，人工降雨的条件成熟了。

高射炮矗立在一个开阔的山冈上，四周的山坡上种满玉米和其他庄稼。三个穿迷彩服的民兵严阵以待地守在岗位上。炮弹在飞速旋转，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我知道，他们正在观测天空的云彩，等待射击时机。

“轰！轰！轰……”炮声响了，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乌云奔涌，炸开一朵朵白烟。炮声还在响，我像一匹兴奋的烈马，撒腿狂奔。我举起手机对着炸开一团团白烟的天空，一阵狂拍。多么难得啊！我想把炮口冒出的硝烟记录下来，把天空打开的那扇窗口记录下来。或许，我还能把第一滴雨记录下来呢。

炮声停了，天上的雷霆忽然轰隆隆隆响起来！冷不防，一道闪电凌空劈下，呼呼的狂风把漫山遍野的庄稼吹得波涛起伏，“哗哗”有声。须臾间，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砸过来、泼过来、横扫过来。大家任豆大的雨点打在头上、脸上，打在薄薄的衣服上，仿佛那是一种犒劳、一种奖赏。夏天，大家衣服穿得少，转眼都被淋湿了。但都有一种被雨露滋润的感觉，仿佛自己也成了一棵庄稼，眼看就要长出新绿来。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

潜伏的季节

■马淑琴

边关的额尔古纳河，冬天很长长得像漫长的祈盼
夏天很短，短得如美丽的瞬间
驾着开河的春汛
战士与舰艇共同起航
奔赴神圣
同时抵达孤寂与荒凉
热情来不及泛滥，就已被坚冰封堵

日月轮回，深浅跌宕的光焰
复印不尽的白昼和夜晚
雕塑一个硬邦邦的，雄性边关
一天，一个战士掏出一张
妻子穿裙子的照片
全岛官兵竞相传看



碧野群峰（中国画）

夏德辉作

乡情一缕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周口机场选址又有新消息，咱大淮阳有戏！”消息是远在故乡的儿时伙伴发来的，后面还紧跟一条新媒体刊登的消息，把机场选址工作说得有鼻子有眼。这老兄还开玩笑说：“以后你探家我就不用接了，你下了飞机，走几步就到家了！”记得当时我还打趣他说：“你以为建个机场像你家建养鸡场那么容易？说不定猴年马月呢！”而此刻，闭上眼睛，似乎小村以西数百亩空旷之地已然变成宽阔的跑道和巍峨的候机楼。悠悠间银鹰起落，载着我似箭的归心重回故乡。

由于职业使然，军人对故乡的思念常常只能向月亮诉说，对故乡的祝福也常常只是隔山隔水魂牵梦萦地关注，而回家的冲动也常常自然而然地让位于战备训练和繁忙的工作。在军营与故乡之间，我们的步履常常停滞，而我们的想象却格外发达。就在闭目遐思的瞬间，我又回到故乡的老屋前。抚去岁月的风尘，推开熟悉的门扉，仿佛一下子进入神奇的时光隧道，一件件往事次第展现。

安卧于堂屋西墙上这辆锈迹斑斑的“凤凰”自行车，还记得那个18岁远行的后生吗？转眼27年过去，虽然归来已不再年少，但我永远忘不了那年冬天，就是这辆“老当益壮”的自行车载着我去人民武装部报名、体检，直到离家参军。这辆自行车作为我的“同龄人”，不仅送我走上军旅之路，也是40多年来社会生活变迁的亲历者、见证者。1974年，在公社工作的父亲利用出差机会，在安徽阜阳购买了这辆八成新的“凤凰”牌“28型”自行车。那时父亲每月工资32块钱，为了买车，咬牙从同事那里借了90多块钱。父亲曾多次提及自己当时兴奋异常的心情，他说一口气骑了300多里路回到家里，居然一点都不觉得累。

第二天，父老乡亲都在奔走相告一个爆炸性新闻：村里有了第一辆自行车！左邻右舍舍不得地里的庄稼，争先恐后地跑过来一睹“凤凰”的芳容。以后的日子，父亲天天骑着这辆自行车在众人羡慕的目光里去上班。再后来，弟弟妹妹相继出生，生活的门路也越来越宽，父亲便辞去公职，骑着这辆自行车去做生意挣钱养家。作为公社公职人员中第一个“下海”的人，那几年父亲靠着一辆自行车跑遍周边各县市，在缺食少衣的年代里为我们这个上至曾祖、下至重孙十几口人的大家庭带来饱暖无虞的生活。这辆自行车，不仅是父亲的爱物、我家的功臣，还是全村人的“宝贝”。

从我记事起，就很少见它有片刻清闲，常常是刚停稳就被这家借去驮着麦子打面，还没回来，那家又要借去赶集。天黑了，自行车刚进门又被年轻小伙子央求着借去相亲。在经年累月的负重和运转中，“凤凰”不知多少次折翅换羽，辐条弯了捏一捏，前叉斜了匡一匡，横梁断了焊一焊，至于脚蹬子、车链子、前后闸，更不知修过多少次、换过多少回。虽然这辆自行车早已不全然是当年那辆，但村里人借车用时还是习惯而亲切地称之为“雷家那辆老‘凤凰’”。及至我参军离家时，老“凤凰”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有人跟父亲说：你用这辆自行车赚的钱不知能买几百辆自行车，也该换辆新的让它“退休”了！但父亲每次出门还是喜欢骑上那辆自行车，就像对一位须臾舍不得分开的老朋友。

这些年，我在天南地北多个地方工作、战斗、学习过。无论是休假探亲，还是路过回家，当我乘了普快、特快、动车、高铁，沿着土路、公路、高速公路辗转回到小村时，总能看到那辆自行车或陪伴父亲蹒跚在路上，或安静地站在温暖的阳光下。它的周身已和泥土浑然一体而看不到多少钢铁的冷光，在高楼四起的小村，它像个不合时宜的异端。多少次，我和弟弟妹妹劝父亲，家里三轮车、摩托车都有，就别骑自行车啦！父亲说，要说出门代步还是咱这自行车方便。知道父亲的自行车情缘太深，有一年探亲，我干脆在淮阳县城给父亲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并学着父亲当年的样子狂飙几十里一路骑了回去。父亲又高兴又生气，说一看车身这么单薄，还

像捧着宝物一样庄严
后来，每个战士的衣兜儿里
都有了一张，女人穿裙子的照片
雪花孤鸟
便有了一个，恒久潜伏的夏天

潜伏的夏天
暖了刺刀尖上的一轮冷月
融化了冰冻的八千里边关

旗杆

■温青

又瘦，又高，又直的骨头
在风口举起旗帜
飘扬的，是他沾满沧桑的灰发

作为旗杆的四十年
他不能弯腰
只能逆风说出一些短句
提醒过往的飞鸟
乌云里藏着枪炮的狂想

那是一个老兵
保留在头顶的战场

「凤凰」飞过四十年

■雷从俊

真不如这老“凤凰”皮实！我开导父亲，现在村里到处都是新房子新楼新街道，你这自行车也得跟上形势嘛！听了我的话，一向谦和的父亲有些不悦：“咋啦？这辆破车把他们村坏啦？别看他们每家高楼大院、大车小车的，当初哪家没借过咱家的自行车？”想想父亲的话也在理，如今那些家大业大的人家，谁没有羞于启齿的当年呢！反过来说，当年再艰难，如今也都越过越好了。如此想来，父亲不忍释怀的不仅是几十年前的骄傲，也不仅是一份真正的固执，还有一种质朴的自信——对于自己，对于家庭，对于小村，对于这个社会。

“凤凰”飞上堂屋西墙度晚年，大概是在2006年。那年春节前，大厂高速公路周口段开通，退役后在驻地创业的老战友驾车回乡，约我同车回老家过年。车轮飞转，窗外村田田野一一掠过，老家近在咫尺。新年将近，除旧布新，而父亲又在擦拭那辆老“凤凰”。他用毛刷把车身上的锈迹和泥土刷得干干净净，轻轻擦上机油，然后小心翼翼地挂在西墙备好的铁钩上，妥妥地放好。我问父亲，这车您以后不骑了？父亲意味深长地叹了口气：“恐怕将来就骑得少啦！”回头又摩挲着车轮自言自语道：“老屋总是返潮，就让这老‘凤凰’卧得高点儿吧！”

此后不久，父亲果然与自己的爱车聚少离多。随着我们兄妹四人在祖国四面八方开枝散叶，逢年过节父母便开始了“反向探亲”。那辆相伴40多年的自行车，对于父亲和我，渐渐成了一个遥远的念想、一种精神的符号。

最近一次见到那辆满载岁月沧桑的自行车，是2018年“五一”。那天，我们取道郑州，然后由小弟和弟媳驾车一起回淮阳。老宅健在，堂屋的西墙上，老“凤凰”神色安详地颐养天年。父亲伸手摇一摇脚蹬子，车轮悠然转动，过去的年代扑面而来。见父亲如此怀旧，在郑州火车站工作的弟媳安慰说：“等郑合高铁开通，回家看看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噢，那好哇！”父亲欣慰地笑着，往事却只字未提，或许他觉得当年的一切对孩子们来说太遥远了，远得有点不真实，远得像个传说。

而今，又一个传说从天而降，遥远而又切近，宏大而又具体。我不无兴奋地把家乡即将修建机场的消息告诉身边准备集合的战友们。有人匆匆竖起大拇指，也有人提醒说：“微信微信，微微相信。”我认真想了想，无论如何都没有理由怀疑未来。高铁马上就要通到家门口了，机场还会远吗？从军营到故乡的距离还会远吗？

文学
作品

长征

第4409期